

藏学 研究 论丛

○祝道泉兄九十大寿的信○赞道泉于公○默默的奉献者○奇人不奇○记世界语老友于道泉先生二三事○于道泉先生二三事○寄给于老的一篇短文○记于道泉先生的几件小事○无私无畏的探索者○老师与楷模○于道泉先生印象拾零○于道泉教授的学术道路○记于道泉教授○革新与首创○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藏族数码○藏文文法简论○藏语“དབྱ”（九）及其文化内涵○云南藏语语音和词汇简介○也谈藏文的创制问题○《辨法法性论》译述○从藏文著作的汉译谈起○《玛尔巴译师传》中藏文文法窥管○藏族禁忌语试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古格王朝历史地位述略○藏传佛教与藏族意识○藏文档案是西藏与祖国政治关系的历史见证○浅析“进剿三岩”○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看清王朝治藏方针的演进○清末西藏政与川军入藏○第司·桑结嘉措对藏族古代科技贡献述略

第4辑

藏学研究论丛

第四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53344

藏学研究论丛
(第四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插页:4 字数:200千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1—1,680

ISBN7—223—00449—5/Z·29

定价:3.20元

(藏)新登字 01 号

《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

主任	拉巴平措
顾问	恰白·次旦平措
委员	常风玄 姚兆麟(北京)
	陈庆英 李延恺(青海)
	唐景福 洲 塔(甘肃)
	李绍明 李学琴(四川)
	张天锁 (陕西)
	何宗英 杨志国(西藏)



紀念于道泉教授誕辰九十周年

陈云同志为纪念于道泉教授诞辰九十周年 题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道泉兄存

道泉先生九十寿辰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目 录

祝道泉兄九十大寿的信	若木、陆琳 (1)
赞道泉于公	王沂暖 (3)
默默的奉献者	萧 乾 (5)
奇人不奇	金克木 (8)
记世界语老友于道泉先生二三事	葛一凡 (12)
于道泉先生二三事	黄明信 (14)
寄给于老的一篇短文	柳升祺 (20)
记于道泉先生的几件小事	王辅世 (23)
无私无畏的探索者	应 琳 (26)
老师与楷模	车 谦 (32)
于道泉先生印象拾零	解南燕 (43)
于道泉教授的学术道路	廖 波 (48)
记于道泉教授	魏 强 (55)
革新与首创	周季文、谢后芳 (60)
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	胡 坦 (72)
藏族数码	黄文煊 (91)
藏文文法简论	申新泰 (102)
藏语“ཁད” (九) 及其文化内涵	胡书津 (116)
云南藏语语音和词汇简介	陆绍尊 (120)
也谈藏文的创制问题	多秉芬 (131)
《辨法法性论》译述	韩镜清 (138)

从藏文著作的汉译谈起	耿予方 (161)
《玛尔巴译师传》中藏文文法窥管	文国根 (177)
藏族禁咒语试析	王青山 (190)
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	陈庆英 (201)
古格王朝历史地位述略	范亚平 (231)
藏传佛教与藏族意识	车 谦 (248)
藏文档案是西藏与祖国政治关系的历史见证	陆莲蒂 (256)
浅析“进剿三岩”	汤池安 (268)
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看清王朝治藏方针的演进	孟庆芬 (276)
清末西藏新政与川军入藏	李凤珍 (296)
第司·桑结嘉措对藏族古代科技贡献述略	张天锁 (316)

祝道泉兄九十大寿的信

若木 陆琳

尊敬的道泉兄：

在您九十大寿来临之际，谨祝您健康长寿，精神愉快！

您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已渡过了九十个春秋。您经历了清王朝、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41年及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旅居欧洲的16年的生涯。您的记忆里镌刻着中外历史的沧桑变迁。

您一生追求社会进步，追求科学真理，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为此，您孜孜不倦地、卓有成效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您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正由众多的后辈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努力促其实现。

您的一生是充实的，您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您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民族文化增砖添瓦；为民族间的文化沟通、理解和融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您刚正不阿，严以律己的高风亮节，您治学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您数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是下一代以及再下一代的楷模！

您的健康长寿体现着政治的安定，科学的昌明和时代的进步；总之，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造了健康长寿的优越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愿您在西山医院这一园林优美、空气清新并且服务周到的环境里安度晚年。正是：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怨黄昏。

祝您

松柏不老
青春常驻！

三妹若木 敬贺
四妹陆琳

1990年10月21日

赞道泉于公

白雪晶莹，
明湖翠绿，
文物玃珠。
早仓颉再世，
屯弥称圣，
天成变体，
曲笔成书。
独具慧质，
率先研习，
明眼深心识见殊。
精译事，
读情歌一卷，
胜饮醍醐。

昔年壮志如初，
问共语同文可也无？
愿棕黄黑白，
一致百虑，
东西南北，

同归殊途。
人已无别，
大同有路，
手握红旗奋臂呼。
真健者，
祝金刚一体，
松柏同株。

调寄《沁园春》，长白养正室主人王沂暖

注：

天成变体：指藏文是根据印度天成体古梵文创造的。

情歌一卷：指道泉公早年所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默默的奉献者

——庆于道泉兄九十寿辰

萧 乾

近来一个颇为时髦的词是“默默的奉献”。这句赞辞用在于道泉教授身上，他是当之无愧的。从二十年代起，他就无私地献身于藏语及藏学研究。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安于寂寞，从不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然而对于藏语教学以及藏语研究，他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是1926年与他结识的。当时我还是年仅十六岁的初中学生，他却已从齐鲁大学毕业了。介绍我们认识的是已故另外一位藏学家李安宅教授。除了小学时就认识了的冰心大姐，道泉大哥可以说是我在世上最老的朋友了。

我对藏学可一窍不通。那时，我在崇实中学参加了CY。领导我的是李安宅。我经常骑车到海淀老虎洞他家去看他。那也就算是过“组织生活”吧。

有一天，安宅透露给我一个秘密：下个月，他要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去开会。这期间，要我同于大哥联系。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同是秘密党员。不过我什么也没有问，暂时就不再去找老虎洞了。隔些日子就去找于大哥一趟，向他汇报我在崇实中学组织的“少年互助团”的情况，并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有人告密，1926年深秋的一天，我被张作霖的侦缉

队抓走了，关在东四南路西的报房胡同拘留所里。每逢过堂，他们就软硬兼施，逼我说出谁领导着我。我一口咬定，互助团纯粹是个宗教团体，唯一的活动就是“查经”，没人领导。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思：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安宅或于大哥供出去。

那年隆冬，我被营救出来之后，就被软禁了。1928年北伐军到京，我这才恢复了自由。我千方百计打听于大哥的行踪。原来我被抓进去后，他立即躲进了雍和宫。说不定这就是他学习藏语的契机。

当时道泉大哥给我的印象可以用一个“直”字来概括。他身材倾长，腰杆儿总是挺得直直的，为人也是寡言而耿直。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向定睛看着对方，给人以目不斜视之感。而他潜心于学术研究，搞事业，也是一往直前。

二十年代末期，我就开始了流浪生活。后来还同安宅兄在未名湖畔相处过一阵。那时，道泉的妹妹式玉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同安宅结了婚。我是他们家的常客。然而，道泉大哥则不常见到。

1939年我采访完滇缅公路回到香港大公报馆后，突然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一封聘函。我十分惊愕，不晓得那家学院怎么会想到了我！恰好曹未风兄由英返国过港，他告诉我是道泉兄举荐的。我这才知道，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去了欧洲。在德国逗留数年后，来到那家学院教授梵文。

我抵英后，正逢上伦敦大学疏散到剑桥。道泉兄已在那座大学城的郊区密尔顿村租好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楼。他住底层，安排我住楼上。这是我们相处最密切的一段日子。那阵子道泉兄正在研究鬼学。他有满满一书架这类怪书。他是我所

认识的人中最不讲究生活的：每周只做一次饭。把洋葱、土豆、胡萝卜等煮熟后，分别装进十几个大瓶子里，每天吃上一两瓶。他甚至拿自己做过一种试验。他告诉我说，印度有人能三十天不吃东西，他也想试一下。我怎么劝也劝不住。绝食的期间他照样每天骑车去学院教课。他至少做出一种奇迹：人的长寿似乎并不取决于营养。他从来也不计算热量。

我自己也不会做饭，可是像他那样过日子，我感到吃不消。所以后来还是与他分手，搬到市内带包饭的公寓里去了。我暗自为他的健康捏把汗，他却始终安然无恙。

1940年的大轰炸前，学院迁回伦敦。我们仍旧不时地在学院里见面。那时英国适龄青年都应征入伍了，学中文的更是寥若晨星。每次我去学院图书馆，都看见道泉兄在埋头钻研梵文。我则在教书之外还兼着《大公报》特派员的工作。1942年我重返剑桥当上一名研究生，道泉兄依旧留在东方学院任教。1944年我成为专职记者后，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往来了。

1967年造反派在机关里大抓叛徒。凡履历表上有被捕经历的，一律都在审查之列——我这摘帽右派当然更跑不掉。那时，不少人由于证人已不在世，就硬给扣上了叛徒帽子，起码也长期挂起来。幸而道泉和安宅二位当时都还健在。经内查外调，我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

尽管我和道泉兄的友谊已持续了六十五年，由于彼此都年迈了，近年来难得见面。然而一提到他，我就肃然起敬。他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位对个人名利了无兴趣，毕生默默奉献的无私的人。

1991年4月21日

奇人不奇

——记于道泉教授

金克木

中央民族学院于道泉教授是一位奇人。这几乎是公认的。他究竟奇在何处？稍微想想，我觉得也并不奇。

他是藏文专家，最先译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汉藏对照出版，并且一生以藏学为业；可是他并不认为他的事业限于藏学。几年前我在中国藏学中心成立会上见到他。已经是两人架着他走路了。一见面，他不提藏学和佛学，却急于把他的发明创造新设想告诉我。他不断追求的事业，从编各种字典到发明翻译机器，在旁人看来都是幻想，而且一个一个破灭，可是他丝毫不感到幻灭。这是不是一奇？

我1930年到北平，从“教授世界语”小广告找到世界语老同志张佩苍，又由他的热心介绍而认识当时在北平的另三位世界语者：在家养病的蔡方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陆式衡，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这四位老世界语者现在只有曾和上海陈兆瑛合编过《世界语会话》的于道泉一人在世了。

他曾激赏落华生（许地山）的散文诗集《空山灵雨》，想译成世界语。译了一些，还有一些不懂，他便去问诗人那是

什么意思。这才真是触犯了古今中外诗人的一大忌讳。许先生，我在香港见过，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印象是矮矮的身材，带笑意的面孔，颌下一撮刷子似的黄胡子。这样一位学道有得的高人当然不会给他难堪，只回答两个字：“忘了。”他自己对我说这事时仍然迷惑不解。他的弟弟和我谈这事时两人都忍不住大笑。这是奇是不奇？

他的父亲于丹级先生是留学日本的老前辈，做过山东留日学生总监，主持济南师范学校时请梁漱溟去作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有父如此，他兄弟姊妹也差不多，个个在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赶到时代前列。他的弟弟于道源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和我有时同吃同住同学习。不同的是他从世界语译出一本《无线电讲话》，经蔡方选校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同时亲手制作收音机，从矿石的和真空管的开始。当时想不到他后来竟以无线电技术在八路军中打游击抗日以至牺牲。

青年于道泉在齐鲁大学上学时听到了泰戈尔的讲演，便随来北京，要去印度国际大学。不料被钢和泰留下了。这位在北京为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外国专家告诉他，梵文、藏文、佛学、印度学都可以在这里先跟他学。于是这位青年住进了雍和宫，买了五个大暖水瓶，装满了稀粥一直吃到完再做，以节省做饭时间。这成为他的习惯，到欧洲也常常这样，不离大暖瓶。沟达教授对我说过，曾见他在巴黎住顶楼吃西红柿过日子，说营养已足够。他从不愿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操心。他在雍和宫时曾给人治病。他不懂医，但下过苦功练“灵子术”，用手指按木板活动，一块又一块增加，直到能使一大叠木板随手在地上走动。这